

编者按

都说湘女多情,可如果仅仅用这样的印象来形容湘女,估计我大湖南都不会答应,因为她们还可能多才、多艺、多金、多福……但是,在这里,我们不想刻意美化湘女,我们试图用平民视角贴近14个市州的女子,看看不同地域的湘女有着怎样不同的魅力。在这里,她们可能是美丽的、聪颖的、温柔的,也可能是火辣的、彪悍的、柔中带刚的;在这里,她们都是一个带着烟火气息的邻家小妹,隔壁大嫂……

## 细读湘女

## 在石门,唯美食与女子不可辜负

我们如此依赖味蕾,以至于很多记忆与美食相关,或者说通过食物来记忆一些地方。常德石门多美食,

肥肠煲、柑桔、石门银峰便奠定了它的江湖地位。

在长沙的任何街道,你都能找到“石门肠子馆”,伙计们用面粉、精盐、黄醋、黄酒将肠子反复揉搓,直到异味完全去除,再过沸水余一下,切成一寸见方的块。油锅烧热,下猪油,肥肠段、肠头肉和猪头肉爆炒,再加入葱、姜、黄酒、酱油、盐、花椒翻炒,直到肥肉中的油被“滋滋”地煸出,最终加入高汤熬煮,至酥软出锅。

吃肥肠煲的人,有白领、学生、公务员,也有小商小贩、的士司机,只有在冒着油烟的肠子馆,面对肥嫩酥软、鲜辣劲爆的肥肠,人们才会不分阶层地围在一起大快朵颐。

认识柳平以前,我以为石门除了肥肠煲之类,再无其他打开方式,直到有一天我见到这位“女侠客”,是的,她正是我心中的“金镶玉”——《新龙门客栈》里面那位妖媚仗义、亦邪亦正的大漠灵狐,她深谙世事,知道风沙何时来,

梅雨何时走;她情商高超,被男人喜爱也被女人喜爱,她侠肝义胆,可以一把火烧掉无情无义的地方。

柳平的美很“金镶玉”,眼神顾盼流飞,一颦一笑都引人入胜。本可靠颜值吃饭,偏偏她还有好才情,简直令人羡慕嫉妒但不恨。柳平的会馆有诗、书、画、印、玉、香、茶、食八雅,她亲自写序:“我本山居客,日夜望浮云,寂寂何所依,霏霏云天阔……”会馆置粗窑瓦罐,疏枝离断,意境高古。

她的侠气屡屡让我有受保护的感觉。一次我酩酊大醉,柳平把席间的人一一痛骂,然后架着我回家,路上千叮咛万交待,什么“江湖险恶要谨慎交友……”。都说酒醉心里明,我认定这个比妈妈还唠叨的朋友,必是世界上永远不会离弃我的那一个。

她的仗义也掣肘了她的生意,朋友到馆,她必定送送那,打折买单,我们骂她:“你这如何赚得到钱嘛!”谁知她油腔滑调:“钱,算什么东西!姐愿意!”

柳平的故乡石门地处湘鄂边陲,那里有“湖南屋脊”之称的壶瓶山,有茶禅祖庭夹山和相传李自成兵败禅隐圆寂的夹山寺,还有皮薄肉嫩汁甜的石门柑桔和“茶禅一味”的石门银峰……

夹山寺有一副对联:“猿抱子归青嶂岭,鸟衔花落碧岩泉”。黄昏抱子归家的猿和衔花归去的鸟儿,其实表达的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心灵境地。石门女子活得美丽奔放,又重情重义、富有才学,极好地体现了夹山之境。

所以,石门连老太太都是爱看书的。甄老太太七十多岁的时候,眼睛已经老花了。为了阻止她看书,女儿让她每天出去散步,顺便扯些猪草回来。可是甄老太太把章回体小说偷偷藏在背篓里,到了野外就快活地坐在草堆上看起书来。孙女们都记得外婆喜欢吟诗,当真是拿起书就吟唱,那调调儿可是真好听。

而她的女儿唐老师,当她还是某高校唐同学时,“文革”正酣,运动如一日三餐。唐同学时任校团委干部书记,大好前途已在前方。一夜之间班主任老师被打倒,唐同学面临痛苦的对立选择:贴老师大字报将会加官进爵,不贴则被打入冷宫。唐同学毫不犹豫地跳进了冷宫,大好政治前途毁于一旦,之后一顶“保皇派”帽子跟着她多年。毕业时她被下放到农村学校,而那些打倒老师的“造反派”都进了城市。

唐老师至今愤愤然:“我怎么可能打倒老师呢!”此后她一生与政治绝缘,也一生不愿原谅打倒老师的“造反派”同学。

如此,石门女子都是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,带着厨房里可爱的烟火味,又带着书房里扑面的书香,还有剑光一闪透出的英雄豪迈气,她们的美通天达地,超越凡脂俗粉。

在石门,你可辜负风月与清欢,唯不可辜负美食与女子。

编者按

历史上的今天,发生了什么事?你只要简单的百度一下,一个很长的时间表就把世界上这一天发生过的重大事件、出现过的重要人物一一带到你面前。此时,你会发现,有些事永远值得我们去重读,有些人的确不应该被时光淹没。我们从“历史上的今天”里,选取一个女性人物或者一件跟女性生活紧密相关的事件,用全新的角度来解读、来认知、来反思……让旧闻与新闻相互呼应,让过去与今天在此谋面。我们把这个栏目叫《“今天”的她》。

## “今天”的她

## 铁娘子默克尔:大权在握的女人这样做妻子

11月22日,是安格拉·默克尔就任德国总理的日子。11年前的今天,51岁的她成为德国首任女性总理,并在此后两次连任,成为当今世界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大国领导人之一。

与在政坛上的叱咤风云形成鲜明反差的是,婚恋生活中的默克尔极为低调。人们几乎没见过她的先生出席各种场合,乃至想当然地将她的先生称为“默克尔先生”,殊不知安格拉·默克尔并不是用的现任丈夫的姓,而是保留着前夫默克尔的姓。她的现任丈夫姓绍尔,是一位顶级的量子化学家。

绍尔看上去并不是一位很配合的“第一先生”,在人们的记忆中,他只有两次陪同默克尔出席过公开活动,而且就是这两次活动他也没有借机进行恩爱秀,而是一副置身事外的严肃表情。甚至在法国总统萨科齐将他错叫为“默克尔先生”

的时候,他毫不客气地当场发作:“你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!”他公开表示对抛头露面毫无兴趣,如果记者对他的采访是围绕他的妻子而非他所痴迷的量子化学,那么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加以拒绝。

绍尔是默克尔的博士生导师,在他们相识相爱之前,各自都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。两人同居了17年才结婚,但并无生育。绍尔的两个儿子均为前妻所生。



按理说,两人既是师生恋,共同的专业追求应该是他们爱情的纽带,但默克尔却似乎对于政治更有兴趣,这也是前夫与她分道扬镳的重要原因。与默克尔的前夫一样,绍尔更痴迷于自己的专业,更喜欢宁静的生活。不一样的是,尽管绍尔本人对政治不感兴趣,却并不因此就无法容忍妻子的勃勃野心。

同样都是性情迥异的男女,却演绎出相反的婚恋故事。这颇有点父亲当年给安格拉·默克尔所讲的蚊子的故事。当时年仅14岁的她因为竞选学生会主席失败而意志消沉,身为教会牧师的父亲给她讲了一个故事:有年冬天,在卫生间追打一只蚊子时,自己突然被这只蚊子所感动,在如此严酷的冬天,这只蚊子能坚强而乐观地挺过来,难道不值得敬重吗?但妻子的看法截然相反,她认为这只蚊子生存下来并不是它对抗严寒的结果,而是因为它贪图安逸钻进了温暖的卫生间,并且还如此贪婪愚蠢。父亲讲述这个故事的用意在于告诉孩子:哪怕对于同样一只蚊子,人们

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评价。所以在生活中,人们对于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毁誉,不过是将他们自己的想法加诸我们身上而已,并不代表我们自己就真的伟大或者渺小。我们永远要勇敢而真实地做我们自己,不要被他人的口舌所左右!

默克尔与丈夫绍尔志趣各异却能相安无事、“和而不同”,不仅是因为丈夫的包容——从他同意妻子保留前夫的姓氏这一点来看,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心胸开阔的男人,也得益于她并不将政坛上的作风带入家庭。作为那个国家最有权力的女性,默克尔在家时都会给丈夫准备早餐,周末更是亲自下厨为丈夫做传统的德式晚餐——土豆汤、煎牛排或者鲱鱼。两人漫步在乡间树林,就像一对普通的老夫老妻。此时的默克尔不再是挥斥方遒的政坛领袖,而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,聆听他对于量子化学的见解与前景描述。也就是说,虽然两人发展方向各不相同,但两人彼此尊重,并至少在某些方面、某些时刻,保持着精神沟通。

人一辈子遇上完全投合的知音其实是小概率事件,即便遇上了,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时间段之内的。对于绝大多数人,可能只好与一个“还算将就”的人共度一生。其实,对方的“好”与“不好”很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看人看事的角度问题。更多的时候,我们夸大对方身上的“异质”是因为过分看重自己所处的一端,而轻慢了对方所持的一端也有它的合理性。世事的取舍得失,哪里又有绝对的是非优劣准则?更何况,世界之可爱正在于它的千差万别而非千人一面。自然如此,社会如此,一个家庭又何尝不可以如此!



魏剑美

1971年出生于湖南永州。多家报刊专栏作家,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步步为局》《空城》、杂文集《下跪的舌头》等十余部。获鲁迅文学奖等奖项。现供职于湖南师范大学,硕士生导师。